

《人间喜剧》的信贷书写

李 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信贷是巴尔扎克文本中的重要主题,也是将《人间喜剧》中不同小说之间链接起来的关键纽带。巴尔扎克通过对城市与乡村的信贷书写抓住了法国社会的核心问题,揭示出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背后的经济根源。19世纪的经济思想力图使信用体制“中性化”,巴尔扎克则一层层剥去信用体制中性化的外衣,阐明了当时信用体制的弊端与不完善。

关键词: 《人间喜剧》; 信贷; 城市; 乡村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7)01-0100-04

DOI: 10.16740/j.cnki.cn43-1240/c.2017.01.019

信贷又称“信用”,现代意义上的法国信贷体系是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信贷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重要主题,而且是将这九十余部小说链接起来的关键纽带。同时,信贷书写建构了《人间喜剧》的现实性,展现了巴尔扎克文本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巴尔扎克研究这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对《人间喜剧》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巴尔扎克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另一个是巴尔扎克对19世纪上半叶经济现实的揭示。后一领域的研究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及之后的欧债危机的爆发而在学界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本文以信贷书写为切入点,分析《人间喜剧》所揭示的复杂社会矛盾背后的经济根源,对这一研究领域做出较全面的爬梳。

一、城市的信贷书写

“负债为了投资,这就是资本时代。”^[1]19世纪初的法国,正值法国从手工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型时期。资本时代的大幕已徐徐打开,与资本运作关系最为紧密的商业与银行业是法国社会在该世纪最为重要的真实。^[2]^(P97)信贷从这时起,成为商业与银行业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

从《驴皮记》(1830)与《高布赛克》(1830)这些巴尔扎克的早期作品开始,信用法则便在他的小说中显现,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837)中信贷叙事达到顶峰。《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讲述了主人公皮罗多从外省家乡来到巴黎,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1804-1815)成为花粉店老板、颇具创造力的化

妆品制造者与零售商、美容产品的天才发明家,后来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5-1830)他临近退休前对一笔缺乏依据的地产生意进行了冒险投机,遭遇破产、崩溃,最后终于偿清债务,恢复公民权的故事。信贷模型的“借—偿”机制将金钱与时间相联系,形成了文本的两段式叙事——“欣快的欠债”与“沉重而充满负罪感的还债”。在第一部分,皮罗多因公证人罗甘的引诱而参与地产投机生意而落入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在第二部分,由于罗甘携款潜逃,皮罗多无法收回投资,又融资无门,于是资金周转陷入困境,宣告破产。为清偿欠下的债务,皮罗多一家夜以继日地打工,终于还清所有债务。在苦尽甘来之时,皮罗多旋即走到人生尽头,撒手人寰。

事实上,皮罗多虽然在地产投机中遭受诈骗,但是他的资产总额仍很可观,但是由于不能兑现,所以迅速垮掉。这里,小说的中心人物皮罗多面对的是个体与当时法国信贷系统的矛盾而遭遇的困难,巴尔扎克抓住了这一困难的活跃连续性。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造成现金匮乏、信贷短缺的状况,于是人们使用商业票据、汇票及私人贴现的其他形式作为代货币。代货币广泛地取代了现钱,大量私人票据以临时的方式在市场上流通。它们只根据签发人、背书人或贩卖该票据的人的信用等因素而仅仅具有相对价值,不具有固定价值。信贷秩序的混乱、现金的长期不足、票据的通货膨胀使复辟期的法国商业陷入深重的危机。巴尔扎克试图引导读者去理解的,是当时资

收稿日期: 2016-11-15

作者简介: 李 征(1978-),女,辽宁沈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批评。

本主义银行运作的“神秘机制”^{[3](P135)},这种运作机制加速了资本的集中。

相对于《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欧也妮·葛朗台》更为读者所熟知。主人公葛朗台不同于原始积累阶段的老一代资产者,他还从事大规模的金融投机与商业投机活动,具备19世纪初商人与金融家的特征。葛朗台既是农业经营者、放高利贷者,同时还是精明的投机者。针对葛朗台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巴尔扎克的朋友、法国作家祖玛·卡罗(Zulma Carraud, 1796-1889)曾向巴尔扎克提出过质疑。她认为“在法国,再节俭、再吝啬的人也不可能在20年里获得同样多的一笔财富。只有信用形式的财富能达到几百万法郎那么多,而实际财富是达不到的”^[4]。如果局限在葛朗台所在的苏缪城的范围内,卡罗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不是模仿现实,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类推法创造现实。他在这里旨在展现当时法国财富集中的现象并探讨如此集中的金钱、资本是否有能力推动新经济进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小说中葛朗台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金融投机的成功,尤其源于他在公债投机上的成功。葛朗台起初对公债是不信任的,但是在谨慎开始以后,对于公债投机的策略却掌握得相当快。他处心积虑积累下来的金币被他卖掉,换回王家库券,用来购买公债。葛朗台以80法郎100的价钱,在户头上打进10万利弗的公债,等到公债在次级市场上涨到115法郎的价钱时,葛朗台卖出持有的公债。^{[5](P142)}“从巴黎提回240万法郎左右的黄金,加上公债本身的60万法郎的利息,一并装进了他的木桶里。……葛朗台的一笔(公债)投资仅两个月就赚到本金的百分之十二,他核查了账目,今后每半年就有5万法郎的收益……用不了5年,不费太大力气,就可以坐拥6百万资本。”^{[6](P151)}葛朗台非常热衷于公债投机,不断投入金钱,以获得高额回报。他认为公债投机是一本万利,不冒风险,“不用纳税,没有损耗,不怕下雹子,不怕冰冻,不怕涨大水,不用担心什么东西影响收益”^{[7](P153)}。

关于上文中体现的公债投机的状况,可以回顾一下公债在法国的发展史。在旧制度时期,国王为满足巨额的财政需要而发行公债,战时公债的收益很高,回到和平状态后,政府便下调公债利息,操控货币。大革命期间,过度发放作为货币流通的指券使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债务一笔勾销,还造成了极度

的通货膨胀,法国人对政府发放的信贷遂产生怀疑。为重新赢得因指券而蒙受了损失的群体的信任,1793年8月24日,政府建立了一个持久的国家借贷系统——“国家债权人名册”。^[8]1799年又创立了偿债基金管理局,当公债在次级市场上走弱时,这一机构负责将其重新买回,保证公债的行情。为填补拿破仑的巨额负债,公债在19世纪上半叶不断上涨,投资公债的群体不断壮大,信任、投放资金的方便与充足都支持并促进了公债。“从1818年开始,公债的行情开始惊人地上涨,直到议会在1844年以行情过高的理由停止偿债基金管理局的运作。”^[9]

《欧也妮·葛朗台》中的故事发生在1815-1830年间,根据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葛朗台从当时金融流通的复苏中深受其益,这与信贷发展的历史背景是相互一致的。在整个《人间喜剧》中,公债一直是一项安全可靠的投资。当然,公债的获益者基本上都是资金雄厚的有产者,只有这些人能够将大量金钱投入市场并取得市场的控制权。19世纪的经济思想力图使信用体制“中性化”,使人们将信贷交易视作纯粹由技术与器物构成的一种全然的经济运行机制,巴尔扎克则一层层剥去信用体制中性化的外衣,揭示出当时该体制的弊端与不完善。

二、乡村信贷书写

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乡村,同大城市一样,经历了经济转型带来的巨大变革。巴尔扎克关于乡村的信贷书写集中体现在他的晚期作品《农民》(1855)中。该小说是巴尔扎克最后一部小说,也是巴尔扎克成熟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同城里的商家往往热衷于扩大企业规模与投机不同,农民在当时最渴望的是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依靠在这块土地上的辛勤劳作取得的劳动产品满足所需。大革命之后,当权者力图使人们相信,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法国人都被赋予成为土地所有者的可能性。共和国政府标卖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在小说里由里谷为代表的农村资产阶级所购得,“资产阶级将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再将小块土地拍卖或售卖给农民。”^[10]然而正如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展现的那样,在当时法国的经济状况下,不单企业家为了融资不需要跟放高利贷者打交道,农民也是一样。因为农民往往无法全款购买自己想要的土地,亦或虽然可以勉强购买却在购买后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应对开垦土地所需要的各种费用,他们只好求助于里谷

这样的乡村放高利贷者。土地吸引了农民的资金,但是土地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却还是难以还清所欠下的高利贷。

《农民》中的人物库特克易斯向里谷买了巴雪勒利的一块土地,先付了一半地价,成为资产者。“他的妻子到处拾肥料,库特克易斯夫妇天不亮就起床,在那施过重肥的园子里翻地,使这块土地有多个收获季。但是收入也就只够付给里谷他们买地所差的余款的利息。库特克易斯夫妇的女儿在奥克赛尔当女仆,她把工钱寄给他们,尽管一家人做出如此努力,加上女儿的帮忙,到了要结清余款的时候,他们还是拿不出一个钱。”^{[11](P260)}到头来只好让里谷收回那块地,连先交纳的一半地价也血本无归。高利贷——这一为农民的雄心设置的障碍使农民想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愿望成为触不可及的幻想,同时也成为奴役农民的枷锁。过去农民受到贵族领主的剥削,大革命之后,由于贵族阶级的经济力量被削弱,高利贷资本家在乡村经济战场上贵族、资本家与农民的三方角力中占了上风,“他们用小额信贷来剥削农民,并且使农民成为靠他们过活的人。”^[12]

高利贷资本家依靠对农民的压榨,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却几乎不用花费什么钱。里谷的这些白种黑奴为里谷砍柴、耕作、捡拾甘草、把麦子入仓。对于农民来说,出体力算不上什么,尤其是可以把到期的利息延缓一下。如此,里谷一面要借方出些小钱才答应他们晚几个月付利息,一面又压榨他们做些体力活,他们也愿意替他做实实在在的劳役,觉得没付出什么,因为没用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任何东西。这样,他们给里谷的利息有时比借贷的本金还要多”^{[13](P289)}。由于信贷机构的缺失,经济被置于放高利贷者的盘子里,因为不受监管,这些人以极其高昂的利率出借金钱。巴尔扎克对农民在这一高利贷债务系统中遭遇的困难的呈现曾引起马克思的重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将《农民》作为论据,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向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扩张。他谈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到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称的巴尔扎克在《农民》里,切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持住一个高利贷者对自己的厚待,如何白白地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向高利贷者献出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不需要花费他自己的现金。这样一来,高利贷者却可以一

箭双雕。他既节省了工资的现金支出,同时又使那个由于无法在自有土地上劳动而日趋没落的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高利贷的蜘蛛网中。”^[14]

在19世纪,信贷被笼罩上一道光芒。为亚当·斯密所说的“信贷凭空开辟出一条道路”所感染,信贷在19世纪法国的经济文本中常常被描述为“进步的征象”^[15]。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在1838年4月17日的议会演说中讲到,信贷与自由同一天产生,与代议制政府同一天产生,信贷在财富中与公民身份中给人以个体权利不可侵犯的感觉,信贷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信任。^[16]然而,《人间喜剧》所描绘的图景是,在法国由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期中,在农村信用体制依然落后的状态下,特权依然存在,自由、平等远未实现。金钱的垄断势力造成19世纪法国社会中新的奴役,它导致农民阶级在法国历史上的衰落。这里,巴尔扎克的信贷写实性以系统的形式呈现出来。

三、经济观念

巴尔扎克在小说中的信贷书写充满了对19世纪法国经济、政治状况的批判,究其原因,他在经济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受到当时法国知识界的经济观念的影响。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关注经济问题的法国社会理论家的大量著作相继出版,其中圣西门主义的经济观念对巴尔扎克产生了重要作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被译介到法国,在19世纪法国产生持久影响。圣西门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深受亚当·斯密的启发,主张实业兴国,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为基础来解决社会问题,构建新的理想社会。圣西门十分重视银行在近代经济中的作用,把它看成是联结各个实业部门的中枢,认为法国陈旧的高利贷性质的银行不利于长期而大规模的工业投资,无法适应工业化的新形势。圣西门主义者预感到信贷在现代工业中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发展新型金融业,从根本上改革信贷制度和筹措资本的手段,才能实现合乎理想的工业化,圣西门主义者在倡导发展信贷与建立法国现代信贷体系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人间喜剧》的信贷书写体现出巴尔扎克经济观念的两个方面:一是肯定经济对世界的重构,另一个是意识到经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构。关于第一点,巴尔扎克与前工业时代的智识决裂,摒弃以唯美主义、道德主义、怀旧的眼光审视新经济,而是以开放的视角来剖析经济状况,进而坚定地使经

济成为小说的主题。《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及其姊妹篇《纽沁根银行》的主题全部围绕经济展开,而人物的情感则退居第二位。在这里,了解人物的经济状况、收入来源以及它们的用途是理解人物的关键。在巴尔扎克的经济观念中,金钱“和人一样,有生命,能活动,它来来去去,也流汗,也生产”^{[17](P1171)},它不再是传统观念中一种附属的东西或隐约可耻的东西,不是莫里哀戏剧中从主人的钱袋里流进诡诈的仆人手中的东西,而是当时正在到来的文明的新阶段的标志和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关于第二点,巴尔扎克意识到经济重构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信用结构将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诸多人物紧密地连接起来,债务系统规约了他们之间具有强制性的动态关系,使不同人物的命运相互交织。可以说,《人间喜剧》体现了19世纪法国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对新的经济现实的适应过程。关于这一过程,“文学作品能够详述并分析政治经济学所掩盖的或无法理解的东西”^[18]。正因如此,马克思对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巴尔扎克,并将巴尔扎克与塞万提斯视为文学的最高成就。

综上所述,19世纪新的经济现实造就了新类型的小说主人公,而这些具有当时新的经济思想的小说主人公则成就了《人间喜剧》。21世纪以来,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人间喜剧》中呈现的经济现象、经济行为与经济体制的研究逐渐展开,对《人间喜剧》的解读被提升到对法国国家经济文化之形成的理解的高度。然而,对巴尔扎克文本的经济方向的研究远没有被挖掘殆尽,这一领域的探索最终指向资本运行机制的核心,这也正是对其进行研究的当代价值所在。

注释:

- ①中译文参考了[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M].林一鸣,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52.略有改动。“80法郎100的价钱”意为80法郎现钱可购得100法郎公债。“利弗”也译作“利勿”

(livre),法国古代记账单位,根据1810年的法令,6利弗的银币值5法郎80生丁。

参考文献:

- [1] Marcel Hé naff, *Le Prix de la Vé rité*, Paris: Seuil, 2002, p. 312.
 [2] [3] See Pierre Barbé ris, *Mythes balzacien*,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72.
 [4] 祖玛·卡罗 1834年2月8日写给巴尔扎克的信. See Pierre Barbé ris, *Mythes balzacien*, p. 160.
 [5] Honoré de Balzac, Eugé nie Grandet, in *La Comé die humaine*, é dition Castex, Paris: Gallimard, “Bibliothè que de la Plé iade”, 1977, tome III.
 [6] [7] [17] Honoré de Balzac, Eugé nie Grandet, in *La Comé die humaine*, é dition Castex, Paris: Gallimard, “Bibliothè que de la Plé iade”, 1977, tome III.
 [8] See Alexandre Pé raud, *Le Cré dit dans la poé tique balzacienne*, Paris: Classiques Garnier, 2012, p. 39.
 [9] Pierre-Cyrille Hautcoeur (dir.), *Le marché financier fran?ais au XIXe siè cl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2007, chapitre IV, see Laurence Fontaine, *Fé lix Grandet ou l'impossible Rencontre de l'avare et du spé culateur*, in Alexandre Pé raud (dir.), *La Comé die (in) Humaine de l'Argent*, Lormont (France): Le Bord de l'Eau, 2013, p. 34.
 [10] Honoré de Balzac, *Le Curé de village*, Paris: Librairie gé né rale fran aise, p. 58.
 [11] [13] Honoré de Balzac, *Les Paysans*, Paris: Gallimard, coll. Folio, 1975.
 [12] [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68.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7.
 [15] See Christophe Reffait, *Avant-propos*, in *Romantisme*, n° 151, 2011/1, p. 3. Eugè ne Pelletan, *Profession de foi du XIXe siè cle*, VIe Partie, chapitre I, Paris: Pagnerre, 1864, p. 304.
 [16] See Alya Aglan, *L'invention politique de la foi publique*, 1816 ou la genè se de la foi publique. La fondation de la Caisse des dé p ts et consignations, Alya Aglan, Michel Margairaz et Philippe Verheyde (dir.), *Genè ve*: Droz, 2006, p. 76.
 [18] Fran ois Vatin, *Introduction, Economie et litté rature -France et Grande-Bretagne 1815-1848*, Fran ois Vatin et Nicole Edelman (dir.), Paris: Le Manuscrit, 2007, p. 17.

[责任编辑 余三定]

Writing of Credit in *Human Comedy*

LI Zhe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Balzac's texts, credit is an important theme which connects different novels. Balzac seized the core issue of French society by the writing of credit of city and country. He revealed the economic causes behind the complex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Economic think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nted to neutralize the system of credit, while Balzac clarified the essence of this neutralization and the defects of this system.

Key words: *Human Comedy*, credit, city, countryside